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惠氏春秋說卷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王天紀

春秋說卷七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隱公

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說者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後年子無知遂釁齊實由親愛之已甚也春秋凡稱弟者皆譏其不然乎文武賢親並建姬姓之國五十三周之子弟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曷嘗不親愛之哉乃云親愛之已甚遂開篡弑之階是必疎遠之而後可也其說悖矣春秋凡稱弟者皆親親也說見十五卷冬天王使凡伯來聘九

年春天子公穀作天王使南季來聘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夏傳曰始平于齊也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氏休曰聘者問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曰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較讀為覺詩有覺德行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

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范氏甯曰聘例凡時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

問

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范氏甯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云非正未詳

桓公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四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桓三年齊使來聘致夫人也成八年宋使來聘聘共姬也齊使在魯送女之後

宋使在宋納幣之前經惟書聘傳詳其事春秋之通例也趙匡力攻左傳不作聘共姬獨作致夫人為妄甚矣趙匡之妄也左氏據魯史為傳安有魯史無文而左氏鑿空自造乎

左傳三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五年仍叔之子弱也經在從王伐鄭前傳在後又兩書秋

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何氏休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禮君於臣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王札子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

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何氏休曰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

穀梁傳任叔之子者任即仍録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莊公

二十有三年春祭叔來聘夏荊人來聘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傳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荆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僖公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三十有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三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

之衛也

文公

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十有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九年冬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

年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
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
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
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
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
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

而足也遂者何遂與術通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繆公卒於文六年是時康公六年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即椒何也以其來我𡪙之也

宣公

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秋劉康公來報聘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康公即季子劉其采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

也國武子來報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成公

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十有一年春王三月晉侯使郤犫來聘十有八

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立）八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時葬晉景公止公使送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十八年夏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時悼公初立公如晉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公羊傳晉荀庚衛孫良夫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

尋舊盟也

襄公

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五年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

來聘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十有二年夏晉侯使

士魴來聘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十有六

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

來聘二十有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吳子使札來聘

吳與魯同姓春秋以其僭稱王而貶之故於其來聘也則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同文說者以札讓國而國亂春秋非貶吳乃貶札也札本壽夢幼子不當立何讓之有且壽夢欲立季札猶魯惠公欲立桓公皆不正魯之禍惠公為之吳之亂亦壽夢啟之反舉季札悖矣泰伯以兄讓弟故孔子稱其三讓季札非讓也固無可襃亦無可貶貶札之說愚所不知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傳元年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

禮之大者也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傳公初即位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元年且辭緩報非貳也冬十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八年冬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是年春公如晉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前年伐鄭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二十六年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是年衛侵戚東鄙又救晉戍三

百人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會澶淵以討衛疆戚田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是年仲孫羯會晉荀盈及諸侯之大夫城杞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請觀見聘禮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立故遂聘于齊聘

於鄭適衛自衛如晉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遂

罷來聘通嗣君也鄭敖立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

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

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

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

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

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遂罷無傳何氏休謂公敖如晉

希見答今楚來聘故喜錄之言公五朝而晉兩聘故曰希公一朝楚楚亦一聘魯故曰喜錄之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昭公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十有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

見代趙武禮也觀書於太史氏季札觀樂韓起觀書皆先請後觀禮也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既享宴於季氏聘禮大夫於賓有饗食而無宴宴者饗之終立行享坐行宴也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初立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

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十四年傳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也劉炫曰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五牢鮑國加二牢故七牢又引鄭注卿五牢大夫三士犬牢而已士鞅怒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此一陽當位而下交之象故天子之於萬國之諸侯朝覲宗遇會同之外又有存頫省聘問之禮焉所以撫邦國而親諸侯也周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

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所謂間問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十二歲一巡守以巡守之明歲爲始自五歲之後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言語者五方之言辭命者六辭之命故召譯官諭之使通協之使同九歲省而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書名有三皇五帝聲音有淫過慢凶故屬諸史或讀之或達之或贊之屬諸

贄或展之或合之或辨之則書文同而樂文亦同矣至
十一歲又徧省之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
則瑞在典瑞節在掌節牢禮在掌客丈尺為度釜鍾為
量數有九數器有百工八灋治官府八則治都鄙達同
成脩皆以法式等齊之葢先王所以親諸侯者如此而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曰問每
歲一往大曰聘間歲乃行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
焉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

以尊天子者又如此至春秋而天王不巡守存頫省之禮皆不行天王遣使來聘惟隱桓之時凡五見僖三十年宣十年各一見而已所謂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者僅見於定之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穀梁子曰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葢自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歷成襄昭三公百有餘年天王不行禮於魯至是始復行之故穀梁有貴復正之說而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又云聘

諸侯非正其說前後如出兩人葢穀梁之徒以意說而非本於師說有所受之者為師說無所受之者為意說後世無師唐宋俗儒皆好意說遂喜而從之以為聘問而天王下聘猶朝覲而天子下堂皆衰周之失禮也如其然則朝聘以時有來而無往列國不相朝天王不報聘周官未足信春秋朝聘之書於册者皆譏也有是理哉若夫諸侯之邦交大國朝而小國聘其禮備見於春秋隱桓以前東諸侯之外未聞有來聘者南則楚西則

秦皆大國而荆人來聘始見於莊之二十三年猶未有君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不稱使有臣無君非尊之乃抑之穀梁謂權在屈完故不言使則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亦權在國佐曷為而獨稱使乎且召陵之師諸侯在焉爰婁之師大夫而已齊稱使而楚不稱使明楚未可同於齊也及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始有君有臣矣然大夫猶未氏也及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由是大夫稱氏同於中國焉秦至穆公而始大文

三年傳稱秦伯伐晉經書秦人遂霸西戎而任好之卒不志於春秋者以其僻在西戎未通玉帛之使也故春秋卒楚子旅宣十八年而不卒秦伯任好說者謂楚莊賢故卒之則秦穆亦有賢名奚為而不卒乎及文六年穆公卒康公立康公三年當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始從荆人來聘之例而書秦人外之也及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亦如楚子使椒而不氏則春秋抑秦甚於楚矣至是秦始聘於魯知其亦聘於周生既聘死必赴赴

於天子則稱名故文十八年秦康公罃卒宣四年秦共公稻卒皆稱名自是後玉帛之使遂絶於魯知其亦絶於周故秦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春秋四書秦伯卒而不名生不聘死不赴也死不赴曷為書卒赴於魯不赴於周故不名而書卒且景哀惠三公魯皆遣使會其葬矣既書葬又安得不書卒公羊以秦為夷信矣乎然謂獨罃稻以嫡立故名餘皆匿嫡之名愚未敢信也左傳乃謂未同盟故不名則秦康公與共公未聞與魯同盟曷

為謷稱獨名哉說者謂諸侯之於天子也有貢而無聘春秋諸侯不朝貢而以聘禮上問如邦交為伉此俗儒之異說也大宗伯賓禮有八朝宗覲遇會同之後即繼之以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此問與視非諸侯聘於天子之禮乎且中庸明言朝聘以時蓋諸侯朝聘天子各以其時左傳亦云晉韓宣子聘於周辭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王曰辭不失舊此諸侯聘於天子之辭所謂時事者非聘而何俗儒好為異說以駁先賢顧以鄭氏釋周官為誤始於啖趙後人皆附會之吾所不取

莊公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傳經文公伐齊納糾孔疏云今定本經文糾之上有子字

左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可納者謂公及齊大夫盟于暨之時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内也公穀皆不言讐子以糾非讐人之子也故何休范甯之說皆不取

僖公

二十有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南頓縣故頓子國也周之

同姓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從南故曰南頓今南頓故城在頓南三十餘里

左傳秋秦晉伐鄀楚鬭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公羊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

文公

十有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古接捷通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

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也義實不克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穀梁傳是郤缺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

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遂入陳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春秋書入書納皆非禮也傳似失之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言非陳侯不當言納納公黨與也陳侯在晉故納其黨

穀梁傳納者内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受賂而還故不言納也

左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陽即唐中山有唐縣因其衆也因唐之衆

穀梁傳納者内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哀公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定十四年衛世子蒯

犢出奔宋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字子南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立輒非靈公命公羊乃云蒯聵受命乎靈公而立輒蓋見經有衛曼姑圍戚之文而以意度之也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

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左氏春秋定本作子糾今從之說者謂公納讎子故書以示譏非也子糾者齊僖公之子與魯何讎而謂之讎子哉昭十三年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管子小匡篇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小匡不足信以與左傳合故取之宋儒不信左傳及管子遂以子糾小白皆襄公子

絕無所據而以意度之不亦異乎史記齊世家襄公弟次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小白母衛女見左傳子糾魯女之子未聞必有所據非聽說也僖公者莊公之外祖父子糾其舅也又子糾長當立春秋書公伐齊納子糾伐者伐有辠也齊大夫既與公盟而復背之則辠在齊矣故直書公伐而不諱焉及小白入而葬襄公其國已定公不量力而復興師故乾時之戰不言公諱之也春盟夏伐至秋乃戰既敗而懼遂殺子糾取者取諸魯也公羊以為內辭蓋齊人脅我使我殺之故特書

取納之者何心殺之者又何心君子以莊公為病矣穀梁曰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言取病内也信哉三傳皆同趙匡駁之乃云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則當書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書取吾聞君使臣齊魯非君臣安得稱使且春秋雖天王之命亦無使我之文以其不成辭也子糾在魯齊人安能殺之明其脅我故特書取趙匡之説鄙且陋其妄不待辨而自明然宋儒稱其卓識學者惑焉故不得不辨子糾讐人之子發自范甯成於啖助絶無所據而啖助妄托諸穀梁案穀梁並無文惟云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而已安可便云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子乎若果係讐子納之則非殺之何病穀梁又安得云言取病内也宋儒不信三傳而顧信俗儒啖趙之説異哉然謂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

則似不然小白有國高為內主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為輔佐有莒衛為外主故先糾而出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趙匡駁之曰案莒近齊小國而襄公強而無道鮑叔如何輒敢將公子奔之而獲安乎此左傳紀實事也趙匡無據以意駁之妄甚陋甚又駁杜注子糾小白皆僖公之子杜預注本左傳及諸子之書趙匡更有何據哉其意以為稱子糾則時君之子猶稱子叔姬則時君之女並無實據皆臆說也亦先糾而入羽翼成而助之者衆矣僖有寵子國有奧主天所命也子糾無寵於僖無主於內焉能得國乎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弗克者譏之乎抑善之乎曰善

之也其義見於易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四欲同於二而三為墉以隔之故曰乘其墉晉趙盾師師長轂八百乘餘地千里越國而至於邾乘墉之象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不言帥師師避不辭晉人帥師則不辭春秋未有帥師而稱人者以此新城之盟邾人不與故謀納捷菑不言伐者邾無辠也公羊以為弗克納者大之大之者美之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事

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同人九四爻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為繫之以吉哉蓋有過能改聞義能徙善之大者非徒无咎而已且未聞有善補過而猶譏之者也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後之學者詳之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周禮則斥周禮為偽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不敢斥之為偽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為不可相通學者詳之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衛邑曷為帥屬之衛蓋晉取之以居蒯聵晉趙鞅亦在焉何以

知之以是年鐵之戰知之鐵丘在戚戚城南故傳曰登鐵上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則趙鞅在戚明矣趙鞅與蒯聵同在戚故衛世子與簡子同敗鄭師元年齊衛圍五鹿又取棘蒲三年齊衛圍戚四年齊衛復圍五鹿皆齊衛聯兵以救范氏五鹿棘蒲及戚皆晉地也如謂齊衛以蒯聵在戚而圍之曷為哀五年范氏既平之後未聞齊衛復圍戚哉且哀三年齊衛圍戚至十六年蒯聵自戚入于衛在戚十有三年未嘗有一

矢相加遺也葢衛不迎亦不拒父子等於行路矣故孔子傷之而有正名之說者以此蒯聵父子行同禽獸詳見於傳固不待言然以圍戚為拒父則非也故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餘說見前趙匡駁公羊乃云若不言伐齊則納糾於何國如其說則納必言伐也晉人納捷菑于邾曷為不言伐乎吾故曰伐者伐有辠也伐者伐有辠也衛輒不稱其父而稱其祖則人倫亂矣辠莫大於亂人倫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曷為不言伐伐者聲其辠而伐之義也春秋當書而褒之曰晉趙鞅帥師

伐衛納衛世子蒯聵若是則可謂之義師矣春秋無義戰焉得有義師且趙鞅又安能行義哉是時諸侯交伐晉故取衛之戚以居蒯聵共禦諸侯之師爾是以齊侯伐北燕不言納（昭六年）受其賂也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唐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皆不言伐一因其衆一取其地皆非義也

隱公

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無侅（左氏作駭）帥師入極五年秋

衛師入郕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左氏作祊庚寅我入邴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元年夏四月傳費伯帥師城郎庈父費伯也傳文簡略似有闕文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入祊

無傳杜預謂桓元年卒易祊田知此時魯未肯受也如其然則鄭歸而魯不受曷為直書我入祊乎

十年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伐宋之師也是年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不知何故入鄭蓋齊鄭伐宋故宋衛入鄭宋為主兵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王命伐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乃使公孫獲鄭之公孫處許西偏

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孔疏穀梁以極為國賈云極戎邑也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衛師入郕不言帥師將尊師少稱將衛孫良父伐廧咎如將卑師衆稱師衛師入郕公羊作盛將卑師少稱人鄭人伐衛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難也其

曰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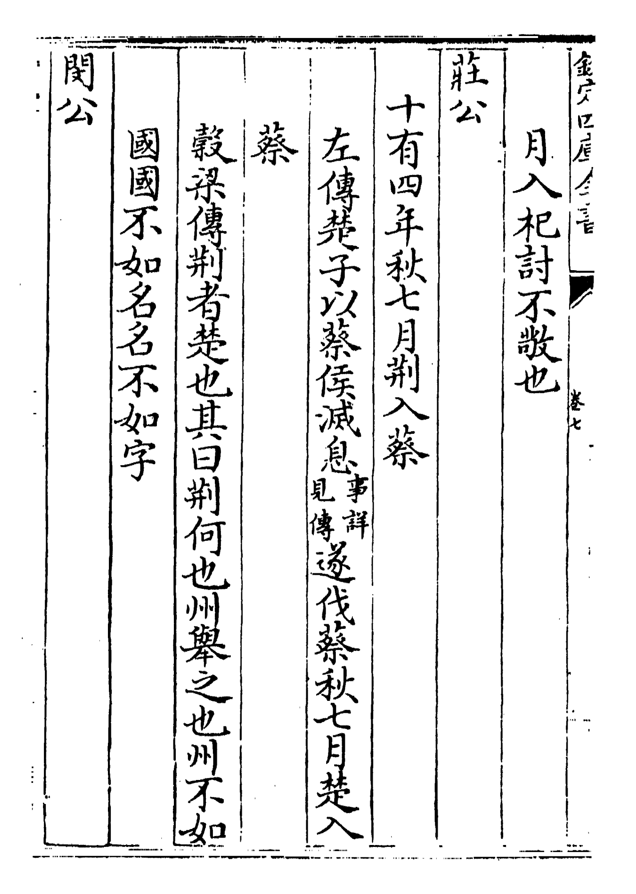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極國也茍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日入惡者也庚寅我入邴 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郕國也

桓公

二年九月入杞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



月入杞討不敬也

莊公

十有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楚子以蔡侯滅息事詳見傳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閔公

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

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
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
軒重錦三十兩

僖公

二十年夏鄭人入滑二十有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
遂帥師入杞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三十
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

師入滑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二十八年晉
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三十年九月晉侯秦
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伯說與鄭人盟使
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
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

之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經書入傳言滅

文公

五年夏秦人入鄀十有五年六月晉郤缺師師伐蔡戊申入蔡十有二月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新城

之盟前年六月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謀納捷菑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伐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穀梁楊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之也公羊曰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似非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

左傳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因縣陳陳侯在晉靈公申叔時曰夏徵舒弒其君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子戌公年 成公午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

成公

七年秋吳入州來九年冬十有一月楚人入鄆鄆乃莒之都非别邑也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吕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教之叛

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是年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襄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季孫宿帥師救邰莒人伐我東鄙圍邰邰遂

入郛二十有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郃季武子救郃

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

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

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宫與子産親

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使其衆男女别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

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

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昭公

十有八年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十八年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入楚左傳楚作郢　五年夏於越

入吳

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又敗之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

鄖公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子期似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五年夏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何以謂之

吳也狄之也

哀公

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巳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十有三年夏於越入吳

左傳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宋人圍曹八年春宋公伐曹將

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十三年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

告敗於王時吳方與晉爭長黄池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内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内大惡諱也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

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周官九伐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而入無聞焉入者取而不有滅而仍存也曷為取而不有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蓋言來歸者實未歸我欲取之鄭人不肯故言入入者内弗受也鄭既來歸曷為不肯鄭伯欲以祊易許故先歸祊若曰爾與我許我歸爾祊爾不與我許我焉肯歸爾祊乎及

桓元年卒以祊易許然則易許者祊也曷為以璧假許
大而祊小不足以相當故加之璧言假者雖久假而後
終歸之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許者許田即
桓元年鄭所假者鄭箋云常一作嘗在薛之旁齊有孟
嘗食邑於薛常與許皆有周公之廟及桓莊而常屬於
齊許屬於鄭至僖公而常與許皆復歸於魯故曰復周
公之宇復者本我地昔失之今得之之辭也祊非我地
我強入之故書以譏焉曷為滅而仍存僖三十三年秦

人入滑哀八年宋公入曹皆經言入傳言滅蓋滅而仍存故經言入而不言滅也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滑國都于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滑國都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六年傳）屬晉者曰虛滑（見成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八年傳）蓋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為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郯邳鄒費猶號

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年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曰曹為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葢宋雖滅曹仍為附庸于宋故至戰國而尚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定四年吳入郢哀七年公入邾皆書曰穀梁謂之惡入誠然亦有不盡然者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

帥師入陳乃入之善者曷為而亦書曰乎周官行夫有
媺惡而無禮者謂於無禮之中又有禮焉入人之國不
可以言禮若鄭子展入陳所謂無禮之禮也其無禮之
禮奈何鄭子展子産入陳命師無入公宮親御諸門又
執縶而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祝祓社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君子以為有禮故書曰以詳
之惡則詳其惡善則詳其善故善惡皆書曰後之學者
當知之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左傳謂司空無駭入極

費庈父勝之庈父費伯也元年夏四月傳費伯帥師城郎不書于策者葢費伯揚言城郎實潛謀入極故二師合而勝之此行兵詭計特假此為名故不書於策城郎在隱九年故知元年費伯之師非城郎也極乃近郎之地賈逵云戎邑不知何据當考

莊公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十有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何休注公羊云滅遂不諱者其功未足以除惡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公羊傳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僖公

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秋八月楚人滅

弦弦子奔黄十年春王正月狄滅溫溫子奔衛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黄十有七年夏滅項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二十有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作隗何注云不月者畧夷狄滅微國也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秋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

黃於是江黃道柏應劭曰陽安有道亭西平有柏亭安陽有江亭弋陽有黃城皆漢之汝南郡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十七年夏師滅項淮之會前年冬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

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地理志秭歸縣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盖夔鄉矣楚之嫡嗣熊摯以廢疾居夔始治巫城後以疾移此服虔曰在巫之陽即歸鄉也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

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或謂晉滅虞虢不言滅者諱之也諸侯滅天子畿内國故諱之如其然則下陽曷為直言滅而不為之諱乎鄭語孔晁注曰熊摯者熊繹玄孫以有疾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經傳無文事無實據不足信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宫之奇諫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

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夏滅項郭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衛侯燬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同姓也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

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夏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絶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爕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

姓也蓼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文公

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秋楚人滅六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闞駰曰江嬴姓蓋秦之同宗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六人叛楚即東夷五年秋楚成大心仲歸師師滅六六故咎陶國也禹封其少子以為國今六縣都陂中有公琴者即咎陶冢也楚謂冢為琴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

曰咎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宣公

八年夏楚人滅舒蓼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疏云此年楚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於蕭以叛則是蕭仍為宋邑也十有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疏云文五年滅蓼滅後更復故今滅之案文五年滅六見於經滅蓼見於傳六蓼咎陶後豈即舒蓼歟楚子疆之及

滑汭盟吳越而還十二年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廵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經書戊寅滅蕭傳不言日亦不言滅疏云十二月無戊寅疑日誤傳無明文闕疑可也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皐不祀一也耆酒二

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
君目五也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
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
舒奔魏魏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十六年春晉士會
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
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

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於夷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成公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

滅之

襄公

六年秋莒人滅鄫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　二十有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恃魯而慢莒故莒滅之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尋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二年齊靈公伐萊萊人使

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於鄭子國之來聘也五年公子發來聘子產之父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二年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是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於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十年夏四月戊午會於

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丙寅圍之弗克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二十四年舒鳩人叛楚楚子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

日子疆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呉師簡師會之呉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别之而不别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

夷狄也言時實吳會諸侯滅傅陽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傅陽滅卑國月此日蓋爲遂耳案左傳晉荀偃士匄滅偪陽吳無與焉此穀梁不知其事而以意逆之者也偪穀梁作傳

昭公

四年秋七月遂滅賴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十有三年冬十月吳滅州來十有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

獲陳夏齧二十有四年冬吳滅巢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遂奔楚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僖公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八年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

于岡山十三年冬十月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經不日略〉

之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二十三年秋七月吳人伐州來（州來滅于十三年蓋滅而仍存故吳復伐之然則十三年吳入州來非滅也存疑以待後學）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傳文闕誤）戊辰晦戰于雞父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二十四年冬十月楚子為舟

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皆僚之黨也二公子奔楚楚子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

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執不書略之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滅不日亦略之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昭二十四年吳滅巢定二年傳吳圍巢克之則是巢未嘗滅也

定公

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卑國滅皆日者以其君歸也獨楚子滅夔以夔子歸不日詳中國而略蠻夷也十有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有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胡頓沈許皆非蠻夷定四年召陵之會頓胡在滕薛上莒邾下以此知頓胡非蠻夷

左傳四年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吳之入楚也

年

胡子豹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何休注公羊云日者定哀滅例日哀無滅國以定知之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内無以異於禽獸則誅滅去之春秋之例君死曰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是故滅者滅其君也不滅其國仍立其子孫之賢者以君其國焉春秋滅國無善辭被滅者未聞有鳥獸之行滅之者亦未聞有

仁義之師非能誅滅其君而去之徒利其土地而已滅與入相近而不同入者入其都不有其地也滅則有其地矣故滅而仍存則書入而春秋書滅亦非盡有其地又有滅而仍存者宣十二年楚子滅蕭蕭者宋附庸莊二十二年蕭叔朝公春秋附庸君例稱字邾儀父蕭叔皆其字杜預以介葛盧蕭叔為名獨邾儀父為字臆說也稱字故知其為附庸君蕭滅于宣十二年復見于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是蕭仍為附庸于宋楚未嘗有其地也成

七年吳入州來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昭二十三年傳稱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奔命救州來吳既滅州來而有其地矣曷為吳人復伐之楚人復救之哉然則楚之州來猶宋之蕭雖滅而仍存也滅而仍存當書入曷為書滅春秋書法或舉其輕或舉其重入輕而滅重宋公滅曹哀七年曹無道而宋入之舉其輕者辠曹也楚子入蕭蕭無辠而楚滅之舉其重者惡楚也州來雖滅而復見其後卒屬于吳吳以封季札故號延州來季子春秋書滅

者以此國曰滅亦有邑而言滅者國之也國之者重之故曰滅凡滅國皆惡也尤惡於滅同姓之國禮曰諸侯不生名惟失國名滅同姓名春秋之諸侯失國皆名矣滅同姓而名者僅一見於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而他無聞焉於是後世俗儒不信三禮三傳遂謂晉滅虞虢楚滅夔皆同姓也曷為皆不名而獨名衛侯燬是駮春秋非駮禮記也以為因下文衛侯燬卒而誤稱名遂欲改春秋以就其說改春秋者始於唐之啖趙至宋儒益甚矣為此說者全不知春秋大

義而徒以私臆汨之不可以不辨滅虢者虞也虞不假道晉焉能越虞而滅虢哉故下陽之滅虞師為主及再假之道不言滅虞而變文言執晉人執虞公所以末減晉之辠而獨辠虞如俗儒之說當書晉侯誘諸滅虢遂滅虞如此則獨辠晉而虞之惡不著矣後世庸史皆饒為之曷為游夏不能贊一辭也杜預不知變文言執辠虞之義而猥以晉之修祀歸貢故不稱名失之甚矣虞虢不言滅又安得稱名春秋比事屬辭夫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魯衛為秉禮之國文公又衛之賢君鄘詩定之方

中及干旄皆美衛文而作春秋責備賢者故於衛之滅邢也稱名以皐之且書之詳責之厚若夫楚之熊摯以廢疾而自竄于夔遂為楚之屬國在巫之陽僻處歸鄉故春秋於楚之滅夔也書之略責之薄以其不足詳也故略之又以其不足責也故薄之乃欲以楚同於衛夔等於邢則春秋之權衡安在哉僖十七年滅項公穀以為齊桓滅之非也其意謂莊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是時齊桓未建霸功故直書而不諱至是有存

亡繼絕之功功足以掩過故諱而不書此不信國史而以意說吾聞君子薄責庸衆而厚責賢人安得以存亡繼絕之功而掩其滅國之皐哉且吾聞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不聞爲賢者諱也齊桓實未嘗滅項而以滅項之皐歸之是厚誣賢者惡在其爲諱乎左氏記事詳而覈學者當從之勿爲異說所惑斯可矣文五年經書楚人滅六傳稱秋楚成大心仲歸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蓋六與蓼雖兩地而實一國故經書滅六而不書滅蓼也蓼

一名六猶滑一名費咎陶之後偃姓說者謂咎陶生於曲阜偃地帝因賜姓曰偃是爲蓼侯蓼訛爲繆一曰繆侯謂之六蓼孔疏謂蓼滅復興故宣八年楚人復滅之案經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皆楚滅之乃羣舒也括地志謂六在壽州安豐縣高誘謂蓼在廬江雜於羣舒之地豈皆咎陶之後歟當考僖十年狄滅温温子奔衛二十五年襄王以温與晉晉於是始啟南陽二十八年晉文會諸侯于温温即河

陽杜預以為晉地謬甚蓋溫實京師襄王雖以溫原之田與晉乃近溫之田即蘇子之邑狄所滅者非以河陽與晉也案文元年晉襄伐衛及南陽使先且居胥臣伐衛而襄公朝王於溫則溫實京師益信矣後之學者詳焉

春秋州公虞公虢公皆稱公說者謂天子三公虞虢國名又云非國乃采地此造為異說以亂經如晉滅虞虢以非國也故不言滅則溫亦司寇蘇公之采地晉為直書狄滅溫乎又云晉執三公不道之甚則言執非畀虞乃畀晉也虞有可執之畀晉非執之之人故言執以畀虞稱人以貶晉如晉誠有所受之雖天子之三公執之而已矣又何有於虞而云不可執哉

春秋說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惠氏春秋説卷八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陳天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說卷八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五年冬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是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十年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師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疾始取邑也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明因去年伐圍而取之故不繫鄭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録内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内大惡諱小惡書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

故謹而志之也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鄭伯伐取之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僖公

三年夏徐人取舒孔疏徐在下邳舒在廬江在廬江者舒蓼也宣八年楚滅之當考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水經注引地理志壽張西北有朐城即須

朐之地非東平須昌也水經濟水北逕須朐城西又北過須昌縣西京相播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

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有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左傳任宿須朐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朐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二十

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二十二年秋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以報升陘之役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左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六年晉襄公驩卒三月甲

戍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内辭也使若他人然

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宣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九年秋取根牟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十年秋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肎何辭取向也取向之辭也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襄公

十有三年夏取邿

左傳十三年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人

昭公

元年三月取鄆秋叔弓帥師疆鄆田四年九月取鄫

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齊侯取鄆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趙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秋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四年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冬圍春取庚辰至庚申凡三十一日經書取不書圍者畧之也

公羊傳運者何運即鄆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師師而往畏莒也齊侯取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齊侯取鄆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九年春王二月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齊悼公之來也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八年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

闈九年春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子姚即賸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喦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喦戈錫十二年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喦十二月鄭罕達救喦

丙申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齊人取讙及闡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子益來也在是年秋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其言取之何取宋師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取鄭師

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

盡也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宋病矣
國曰滅邑曰取亦有邑而言滅者邑也而國之故重言
滅亦有國而言取者國也而邑之故輕言取僖二年夏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
陽春秋不言伐亦不言取而直書滅者言下陽滅而虢
亦隨之而滅矣故僖五年滅上陽不書獨書滅下陽者
國之也曷為國之虢公在焉爾此公羊之説趙匡駁之
曰君在外邑聞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君

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臆說也案竹書紀年惠王十九年僖二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則公羊之說信矣趙匡更有何據而駁之哉且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亦未聞見擒於晉也趙匡之說陋甚妄甚公羊與紀年皆戰國時人去春秋最近其說必有據後之學者詳焉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微國也而戍于魯鄰于邾邾滅之而魯取之春秋不書

滅而書取微之也故言取傳稱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如傳言當依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之例而書公伐邾納須句子于須句曷為不言納而直言取頓子非楚臣亦不在楚之疆内須句子臣於魯且在魯邦域之中則須句實魯之邑邾魯爭須句猶爭鄆也故皆書取魯既取須句矣以升陘之敗而隨失之故文七年公復伐邾取須句傳一言禮一言非禮曷為春秋不異其文

禮與非禮同書取且同書取又何以别禮與非禮哉以義取曰取以不義取亦曰取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則禮與非禮奚為不可同書取乎且一日一不日不日者為禮則日者非禮明矣經書取須句遂城郚城郚所以衛須句也恐邾復滅須句故城郚以防邾傳稱實文公子焉非禮也僖二十六年公伐齊取穀實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則文七年實文公子于須句者亦將以為魯援歟按僖十七年齊桓卒五公子爭立其

後終立孝公則公子雍嘗與孝公爭立者至二十六年孝公一侵我一伐我故寘公子雍于穀以敵齊且為魯援邾文公卒於文十三年七年取須句邾文猶在也其子㒰為父在而叛奔魯且子而叛其生父魯復寘其叛父之子于須句以敵其父有是理乎傳文不詳疑事無質杜預臆説必不可從後之學者闕疑可也春秋之例難曰入易曰取重故難輕故易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公穀二傳皆云外取邑不書

此何以書久也杜預泥於書取言易之例（公穀二傳亦云取者易辭）乃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其無備而取之言易也凡傳所不言杜預輒以意度之遷就而為之說何所據而知其不克而還且乘其無備乎說春秋者既欲校其難易必先權其重輕滅重於入入重於取君與國孰重必曰均重國與邑孰重必曰國重故君死國亡皆曰滅無故入人之國春秋惡之故入者難辭取者易辭輕之故言易宋人圍長葛一年而後取師勞力竭不可謂

非難而仍輕於滅與入者春秋之權衡也豈全不用力徒手取之之為易哉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公穀謂取戴左傳亦謂鄭伯圍戴克之并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戴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嵒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戴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戴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為易辭戴微國也故言取經不稱師故知其非取三師也公穀得之矣若夫宋取鄭師鄭取宋

師師而言取者猶竭澤而漁焚林而獵盡之之辭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公穀皆謂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亦云晉獲三帥三帥皆囚全師不反可謂盡矣曷為不言取意者殽之戰或角之或掎之晉人與姜戎共踣之力而拘諸原未可謂之易故不言取歟非然也此以難易言不以輕重言如以難易言難莫難于宋人取長葛矣春秋仍易之而言取蓋以長葛非下陽國之存亡不係焉秦師虎狼也非若宋鄭之師且三帥皆非微者

春秋惡而戎狄之故不言取而言敗也

隱公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何注言來者別內外也內適外言如外來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

義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桓公

二年春滕子來朝秋七月紀侯來朝公穀二傳皆作杞侯左傳獨作紀侯

杞侯六年冬紀侯來朝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有五年夏

郜人牟人葛人來朝或云穀鄧未通上國至是來朝旋即亡滅故書名以詳之其後不復再見故二傳謂失地之君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六月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應劭曰牟人魯附庸也汶出牟縣故城西南牟縣故城在東北古之牟國

公羊傳紀侯來朝公羊無傳何氏曰紀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蓋天子得娶庶

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云自今以後紀恒稱侯六年十二年十三年公三會紀侯故云封之百里

穀鄧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歟在曹與在齊者世子光郳婁牟葛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穀梁傳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范注云隱二年紀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以賂已注云紀也即是事而朝之惡

之故謹而月之也穀鄧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以其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五年秋郳黎來來朝黎左傳作犂　二十有三年夏蕭叔朝公是時公及齊侯遇于穀　二十有七年冬杞伯來朝

左傳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公羊傳倪郳即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為小邾子杜預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郳其孫犂來始見春秋是為小邾子友與肥似一人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公在外言會不言朝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

惡公不受於廟

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蕭叔微國之君未爵命者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僖公

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七年夏小邾子來朝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二十年夏郜子來朝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

遇于防而使來朝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

故曰子公畀杞杞不共也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内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何氏云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敍直來之恥所以砕教戒之不明也

○小邾婁子來朝公羊無傳何氏曰至是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白天子進之正朝不書旁朝乃書

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杞子來朝公羊無傳何氏云貶稱子者以其無禮故我入之按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八月入杞皆討不敬也一直書入杞一稱公子遂帥師一書

日一
不日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文公

十有一年秋曹伯來朝十有二年春杞伯來朝秋滕

子來朝十有五年夏曹伯來朝九年八月曹伯襄卒至十一年秋已滿二十五月除喪即吉而來朝禮也

左傳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十二年春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劉氏炫曰魯公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即位而來朝晚則曰始朝諸侯新立來及時者則曰即位而來見晚則曰始見霸主即位魯公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公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即位而往見也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孔疏云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襄

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來朝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是彼新立而亦來朝春秋猶有世朝之法合於周禮而周禮無五年再朝之制鄭康成謂天子盖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以為夏殷則然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太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明使諸侯共行此禮非獨朝霸主為然此在文襄之後仍行舊禮故曰古之制也

宣公

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公

四年春杞伯來朝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十有八年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五年春杞叔姬來歸八年冬杞叔姬卒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七年夏曹宣公來朝十八年秋杞桓公來朝勞公時晉悼公立成公如晉而歸故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十七年十二月邾子貜且卒十八年秋嗣子未畢喪而來朝非禮也踰年即吉可乎踰年即位者即位之後仍反喪服三年喪畢而

後朝聘之禮行焉

襄公

元年秋邾子來朝六年秋滕子來朝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小邾子來朝二十有一年冬曹伯來朝二十有八年夏邾子來朝

左傳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二十一年冬曹

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二十八年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昭公

三年秋小邾子來朝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秋郯子來朝

左傳三年秋七月小邾穆公來朝武季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

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孔疏云黃帝之子元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世本言青陽即少皥代黃帝而有天下號金天氏與黃帝同德為姬姓黃帝之子十二姓有姬有已世本已姬出自少皥非青陽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

夷猶信

定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七年秋公伐邾以邾子益來

哀公

二年夏滕子來朝

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文十五年左傳亦云古之制諸侯五年再相朝案文十一年至十五年曹伯再來朝故曰五年再相朝以五年言之則一朝以前五年後五年言之則再朝即王制所云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之禮其朝天子而罷歸也然後諸侯自相朝謂之朝罷朝亦曰旁朝旁朝者魯論所謂邦君為兩君之

好也其兩君相朝之制備見於周禮之司儀凡諸公相為賔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賔也各以其禮相待如諸公之儀然則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皆五年朝天子罷歸而後相朝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而周禮大行人之職又有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之法世相朝者謂五等之君父死子立或來朝或往朝一來一往是為世相朝自是後五年一再行之皆朝天子罷歸而後行焉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大行人鄭注所謂

凡君即位大國朝而小國聘者乃春秋之禮非周禮也
齊晉魯衛陳蔡皆諸侯雖爵同而齊晉為大國餘皆小
國小朝大大聘小未聞諸侯互為賓且不朝王惟朝盟
主及大國而已朝王之禮間一行之非若朝盟主及大
國之為數也魯在春秋非大國尤小於魯者曹滕二邾
實不忘好故以時來朝其餘杞紀薛蕭或微國或附庸
穀鄧牟葛郯或稱子或稱名或稱人其來朝者或賤之
或夷之與魯爵異者宋鄭爵同者衛陳蔡皆不來朝亦

不往朝然則諸侯相為賔之儀豈非至春秋而廢絶不行哉此東周之禮所以異於西周學者欲合而一之焉可得乎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公羊謂兼言穀梁謂累數皆是也或以為諸侯旅見天子滕薛同朝是僭行旅見之禮豈其然旅衆也三為衆兩為離滕薛兩侯未可謂之旅且同來而一先朝一後朝故争先而為長長滕侯者滕先而薛後云爾凡相朝賔執玉主受玉兩賔一主焉可同行必有先後定非同日兼言累數遂以旅見當

之學者好爲異説若此桓二年秋杞侯來朝公穀皆作紀左傳獨作杞左氏據魯史作傳當從之説者謂杞侯七月來朝我九月入杞杞雖不敬猶能行禮於我安得遽謀伐之且入其國乎當從公穀作紀爲允則又不然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賓杞侯弗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爲戒且滕杞皆前稱侯後稱子奚獨於杞侯而疑之後之學

者詳焉桓七年夏穀鄧來朝稱名者公穀皆謂失國之
君諸侯失國名其説近是然案左傳莊十六年楚滅鄧
是時鄧未亡也非失國而稱名者穀鄧在南地屬衡岳
密邇於荆皆荆之與國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荆稱
人穀鄧稱名皆以其南蠻也而賤之桓十五年邾人牟
人葛人來朝公羊曰邾婁牟葛皆稱人夷狄之也然則
蠻夷之大者稱名其微者稱人故曰人不若名則邾婁
牟葛更卑於穀鄧矣杜預謂三人皆附庸之世子此求

其說而不得直以意造也預之妄皆若此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傳謂賓之以上卿蓋曹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者歟父使子正也僖十四年季姬使鄫子來朝婦使夫則失正也穀梁謂朝不言使言使非正者其季姬使鄫子之謂乎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不朝之故止季姬不使歸鄫及鄫子來朝之後踰年而後歸鄫公之失正也公失正鄫子失正季姬失正盖參譏之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不言使知其子之

幼也其子幼不能朝故伯姬與之來朝非禮也伯姬稱杞季姬曷為不稱鄫季姬與鄫子並稱則夫婦之辭明矣故不復稱鄫伯姬不稱杞則其子為何君之子哉春秋一字不可增減有如此者

桓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公

二十有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何氏休曰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玄纁順天地儷皮鹿皮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說者謂前年親納幣今復托名觀社而往結之

急於娶齊女也愚謂婚禮成於納幣納幣之後惟請期而已又焉用往結之哉

左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

為尸女也主為女而往以觀社為名無事不出竟

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

迎於齊也

二十有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

如陳葬原仲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亦報聘及葬原仲又往會焉

左傳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難也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於是復請

至于陳葬原仲也

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三十有二年冬十月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僖公

三年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五年夏公孫茲如牟七

年秋公子友如齊時盟於甯母罷盟而聘

左傳三年秋會於陽穀謀伐楚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不言公公不與會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

齊涖盟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

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

盟于我也

穀梁傳涖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

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十有三年冬公子友如齊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二十有八年五月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有一年春公子遂如晉三十有三年冬十月公如齊公子遂聘於周遂聘於晉兩事而一人兼之非禮也春秋之無王久矣晉霸諸侯魯初聘晉故兼聘於周孰謂魯秉周禮哉

左傳是會也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

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三十年冬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是時王使周公閱來聘故襄仲報聘魯始聘晉故曰初）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三十三年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是年夏狄侵齊）

公羊傳公朝于王所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趙匡曰言王所

明非京師矣又云稱王所即王所在爾皆非也射義曾孫之詩曰御于君所考工記祭侯之辭曰屬于王所御猶侍屬猶朝覲會則王所非京師而何詳見於後

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歟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内日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河北曰河陽即温地日繫於月月繫于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

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僨矣有日無月史之闕文以尊遂乎畀

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文公

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冬公孫敖如齊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三年冬公如晉五年夏公孫敖如晉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九年二月叔

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十有一年秋公子遂如宋十有三年冬公如晉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秋季孫行父如晉十有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衛毛伯名天子公卿不名故經書毛伯而不名叔孫得臣如周拜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何休膏肓

以為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為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愚謂世相朝三年喪畢然後相朝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二年春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經書三月乙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禮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冬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冬

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八年冬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巳氏焉前年穆伯為襄仲聘于莒及如莒涖盟且為仲逆至鄢陵登城見之美自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即巳氏也九年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十一年秋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來奔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十年楚次厥貉十三年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是時公朝晉還至棐復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如晉至明年春乃歸

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十四年夏五月齊昭公卒子叔姬妃昭公生舍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公子商人弑舍九月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鼻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

姬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十七年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是年夏公及齊侯盟于穀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十八年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公羊傳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無傳何氏休曰聘于天子不以喪廢故不譏如他國就不三年一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譏而已

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
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
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于
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于已
以為苟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傳公孫敖如京師不言所至未如也不至而復未如則未
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
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丙戌奔莒唯奔莒之

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宣公

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公子遂如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公如齊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夏仲孫蔑如京師十年春公如齊夏四月公如齊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十有八年秋七月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前目後凡後世史官之通例啖趙以此說春秋而駁左傳妄之甚矣季姬與鄫子並稱夫婦辭也公子與夫人並稱可乎尊君命尊夫人春秋之義也學者詳焉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經書公會齊侯于平州東門襄仲如齊

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四年秋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公為齊所立數如齊以取辱故曰書過

八年夏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秋季文子初聘於齊新君即位

十有八年秋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

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辠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前詳後畧謂之省文此說亦是然不可据以駁左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

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一事再見而卒名當書遂不當書仲遂何以不稱公子貶襄仲稱仲遂仲其字也曷為貶為弑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

無年歸父還自晉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即笙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畧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繇上致之也至黄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仲遂卒于垂為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

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歸父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

成公

三年夏公如晉四年夏公如晉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六年夏公孫嬰齊如晉冬季孫行父如晉八年春公

孫嬰齊如莒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有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十有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十有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十有八年春公如晉

左傳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二年秋取汶陽田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

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四年春華元來聘六年夏子叔聲伯如晉命侵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是年夏四月晉遷于新田八年春聲伯如莒逆也九年夏季文子如

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十年秋公如晉（時晉侯卒）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年春晉使糴茷如楚）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夏季文子如晉報聘（是年春晉使郤犨來聘）

且涖盟也秋宣伯聘於齊以修前好十三年公如京師宣伯欲使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十八年春公如晉朝嗣君也悼公即位

公羊傳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

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女致女皆不稱使從出聘文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十有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襄公

二年秋叔孫豹如宋三年春公如晉四年夏叔孫豹如晉冬公如晉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六年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七年秋季叔宿如衞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九年夏季孫宿如晉十有二年冬公如晉十有六年冬叔孫豹如晉十有九年春季孫宿如晉二十年秋叔老如齊冬季孫宿如宋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冬叔孫豹如京師二十有八年秋仲孫羯如晉冬十有一月公如楚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冬仲孫羯如晉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傳二年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

敢不稽首四年夏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元年冬荀罃來聘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月夏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六年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四年冬邾敗我於狐駘晉人不書於策公在外也

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是年秋莒人滅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元年冬公孫剽來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八年冬士匄來聘十二年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是年夏士魴來聘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吉禘三年乃行與民之未息不然不

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辠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為十八年冬諸侯同圍齊張本十九年春季武子如晉拜師十八年圍齊之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

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二十年秋齊子叔老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十五年向戌來聘褚師段逆之段字子石共公子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季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一年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十九年晉人執邾子以其伐我故遂取邾田自漷水歸于我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經不書未聞其義范宣子逆之以㫖

卿聘晉以卿逆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竹書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

可謂不朽魯人以臧武仲為聖人孔子雖稱其智遂以為聖妄矣立言不朽臧文仲非其人也故削去之冬齊人城郟經不書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二十八年冬為宋之盟故二十七年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宋公反公遂行二十九年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巫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冬孟孝伯如晉

報范叔也是年夏士鞅來聘　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傳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葢舅出也襄公與巫俱莒外孫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殆疑也疑讞于晉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葢欲立其出也時莒女嫁為鄫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於莒有外孫欲立之存此

以博異聞

昭公

二年夏叔弓如晉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三年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五年春公如晉六年夏季孫宿如晉冬叔弓如楚七年春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八年夏叔弓如晉九年秋仲孫貜如齊十年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十有二年夏公如晉至

河乃復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十有五年冬公如晉十有六年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二十有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有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冬公如齊二十有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有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二年夏叔弓聘晉報宣子也是年春韓宣子起來聘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臣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

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少姜秋卒而公冬往故經書冬三年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謂是時正遇椒之叔父之忌日故曰私忌非仇讎也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五年春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

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懿伯也即椒之叔父故不曰忌曰而曰仇讎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

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也周禮掌客注云爵卿也饗餼五牢爵大夫饔餼三牢獻視饗餼之數至春秋惟大國之卿五獻昭元年鄭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也次國之卿皆三獻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是年秋吳敗楚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七年春楚子成章華之

臺顧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之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名說師事仲尼八年夏叔弓如

晉賀虒祁也時晉築虒祁之宮初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九年秋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襄二十年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矣十年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十一年春王二月

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十三年冬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是年秋平丘之會晉人執意如以歸）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辭公于河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也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春秋書公在楚而不書公在晉非諱也傳似失之）夏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疆而奢傲將因以是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二十一年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二十二年六月丁巳葬景王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叔之亂也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

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
取邾師獲鉏弱地人三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事在往年
因今年春婼如晉而追言之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為叔
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五年九月巳亥公
孫于齊次于陽州十二月齊侯取鄆二十六年三
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前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二年春王正月庚申取鄆
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冬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謂主人使

司正請安于賓如子仲公子慭燕禮杜預注非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

侯

公羊傳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何休謂晉欲執之不信左傳亦不考國史以意說春秋何言乎公有疾乃復二十三年冬殺恥也左傳經文有疾乃復無公字

穀梁傳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恥如晉故著有疾也穀梁之意凡言復者皆有疾亦不考國史而以意說○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與公羊同疾不

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定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皐巳劉炫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往朝未為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緩致辭必當譴責何以明年名陵之會復得依常班序乎無傳不可懸知　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十年冬叔孫州仇如齊十有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

鄭涖盟

左傳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是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為

晉討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聘禮聘君與夫人一也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晉人兼享之十年冬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是年侯犯以郈叛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隷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五年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春秋朝聘自外來者則曰來朝來聘自内往者則皆書如其朝聘於天子也則皆曰如京師其朝聘於大國也則曰如晉如齊如楚其餘次國及小國則往聘而不往朝其非朝聘或納幣或逆女或致女或涖盟或會葬或觀社則明書其事而禮與非禮自見焉或拜田或拜命或拜盟或拜師或拜辱或聽政或聽朝聘之數或弔喪或弔敗或納賂或賀遷或賀城或賀虎祈之宫則不明

書其事而直書如如者自我往彼之辭所以别内外也其外相朝亦言如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冬州公如曹辭窮則同其天子之使為我而往者亦言如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親之故從内辭公穀二傳不考文惟言義以其從内辭也遂以單伯為魯大夫失之矣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則書公如京師僖二十八年亦公及諸侯朝王曷為不言如而直言朝且兩書公朝于王所如者自此往彼在國之稱是時公在京師矣故不言如

而變文言朝曷為公在京師是時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再會諸侯于溫溫與踐土非京師而何溫與踐土皆京師曷為杜注一曰鄭地一曰晉地此杜預之妄也杜預泥於晉侯名王之說故云書踐土以别於京師其意若曰必如此則與名王之說合故遷就而為之辭傳明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矣茍非京師之地安得稱王庭也且踐土之宫晉文作之王親勞晉文於踐土故作宫以會諸侯而有名王之說若夫溫實京師文元年晉襄

朝王亦於此豈晉襄亦自嫌強大不敢朝周而朝王於
温哉杜預又為之辭曰時王在温王在温與王在洛猶
王在鎬與王在豐而謂别於京師妄矣且文襄再世召
王而為諸侯盟主有是理乎葢温舊有王宫非始於晉
文之霸也傳稱王使頽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
狄人遂以其女隗氏為后王母弟甘昭公大叔通于隗
氏王廢之而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
大叔以隗氏居于温奉大叔者奉之為王也大叔儼然

為王而居於溫之王宮矣溫去王城密邇右溫而左王城皆京師也然則曷為不直書公朝王而書公朝于王所春秋之王所猶易彖之王居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正位謂之所後世巡幸所至猶有行在所之名其名非起於春秋也禮射祝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覲禮曰伯父順命于王所益王所即王居其名古矣或曰朝必於廟言所者非其所也則又不然春夏受摯于朝受享於廟且王有三朝內朝外朝正朝不皆在廟

也或有事而會則有壇朝為壇於國外而朝諸侯焉公朝于王所者壇朝也何以知其為壇朝春秋言王狩故知其為壇朝豈必在廟哉周禮諸侯之邦交則有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之法古者吉凶不相干居喪而行朝禮吾未之前聞世相朝者嗣子三年喪畢而相朝也韓詩内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小雅瞻彼洛矣乃爵命諸侯而作曰靺韐有奭以作六師靺韐所以代韠士之服諸侯世子三年除喪服士服而來

朝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然則諸侯見天子亦必三年喪畢而後見其未及三年而見者則有類見之禮類見者既葬見天子執皮帛而象諸侯故曰類惟天子廵狩至其竟是禮乃行如未葬則雖天子廵狩亦不敢見其聘于天子也亦然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居喪或請謚或拜命而遣大夫行不敢直曰聘而名曰類謂之類聘與類見同文元年葬僖公天子遣使來錫公命此不待喪畢而先錫之之禮亦必踰年

即位而後錫之是年夏叔孫得臣如周拜命乃古之類禮也謂類於聘問惟天子得行焉是年冬公孫敖如齊亦以類聘天子之禮而類聘諸侯則非禮矣何休駁之宜哉其非禮之尤者莫如文二年春公如晉亦以類見天子之禮而類見晉侯可乎故春秋諱而不書然則曷為諱言如晉而不諱言納幣三年之内不圖婚公羊之正論也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春秋因直書之而不諱國惡矣文二年冬僖之喪已滿二十五月故左傳

以為禮且待來年不尤善乎當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文未畢喪晉人以公不朝來討晉之無禮也魯當以禮拒之不敢以禮拒而如晉晉又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公及大夫盟數矣何恥之有故春秋詳書盟之月日而不言公非諱與大夫盟諱以喪盟也出不書反不致者諱以喪朝也三傳皆失之春秋大夫會葬本無見新君之禮昭十年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鄭子皮亦往會將以幣行幣者見新君之幣也古者吉禮可備凶凶禮不兼

吉故聘有遭喪喪無用幣子皮固請以行及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請見新君而晉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深悔之而竊以不知禮自責然則諸侯之喪既葬其嗣子仍斬焉衰絰以終喪明矣杜預持既葬除喪之說以媚時君又以之注左傳至此辭窮復作遁辭曰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傳言喪禮未畢明三年喪禮乃

畢也豈卒哭而喪禮遂畢歟卒哭而喪禮畢遂除喪服而易嘉服以見諸侯之大夫歟諸侯葬後七虞當十二日虞祭終而後卒哭葬與卒哭相去雖兩月五月葬七月卒哭不過中間一月耳諸侯之大夫何不少待而汲汲以請也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仍有朝夕二哭如預說則除衰即吉全無哀痛之心預之不仁甚矣哉傳稱晉悼公卒平公即位踰月而葬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遂行宴禮於溫即晉襄朝王之所傳備書之

以明非禮周景王有后與太子之喪晉荀躒籍談如周葬穆后既葬而宴晉叔向譏之以為與喪賓宴非禮也則悼公既葬平公與諸侯宴于溫其為非禮不更明乎杜預又以既葬未卒哭解之然則預乃左氏之臯人其注左傳徒亂之而全無發明宋儒不喜左傳斥之為左杜杜預信有臯矣於左氏乎何尤宣公以簒立實賴齊惠公故宣公如齊尤數桓一莊三僖兩桓僖朝而莊非朝（一納幣一觀社一送女）獨宣十年之內五如齊卒為齊所辱高

固使齊侯止公而請叔姬齊之侮公也實公自取之故左氏曰書過也過者言如齊之數也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穀梁謂尸女尸女者主為女而往以社為名公羊謂公一陳佗也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讀春秋者疑之而未得其說及觀墨子而後知其說焉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為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

於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公羊以為公一陳佗殆其然乎穀梁以為尸女信哉故曹劌謂之不法以此墨子去春秋最近列國之史皆存其言必有所據宋儒程子以意度之未得其實杜預注亦非文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傳稱季文子之將聘于晉也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預謂聞晉襄有疾聽說也聘禮遭喪豈獨主國之喪哉其禮有五一主國君之喪二主國夫人世子之喪三聘君之喪四私喪謂使者父母之喪五賓介之喪其禮皆詳於聘禮故曰豫備不虞

古之善教也人君出疆必以椑從人臣出聘亦豫備遭喪之禮古皆有之後世以為豫凶事而去之則周禮不行於春秋久矣行父亦以為其禮久不行故又曰過求何害豈逆料晉襄之死而先為之備乎且聘使不弔喪主人長衣練冠受聘不受弔先為之備又焉用之後之學者詳焉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其事同其禮同曷為異其文

一言氏一不言氏穀梁謂宣喪未畢故畧之公羊謂內
無貶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故貶夫人宣以喪娶直書
而不諱非貶而何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謂內無貶公
之道哉諱國惡禮也曷為直書而不諱逆女者娶元妃
以奉粢盛國之大禮安得諱而不書文以喪朝則諱之
曷為宣以喪娶則不諱凡事之可已而不已者則諱之
文以喪朝晉此可已而不已者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娶元妃則事之不可已禮之不可廢者安得以其為國

惡也遂諱而不書乎且宣之惡甚於文弑其君出其母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宣與遂弑之夫人姜氏歸于齊出姜也宣之嫡母
皆事之不可明言者而直書於策及元年即位首書逆女以明其喪娶則
聖人之情見乎辭矣不言氏非闕文也葢異其文以示
貶焉爾

春秋說卷八